

顏氏學記

二

新平知  
好學

PDG

顏氏學記卷二

習齋二

戴聖述

程子云論性論氣二之則不是又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朱子曰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而又曰既是此理如何惡所謂惡者氣也可惜二先生之高明隱爲佛氏六賊之說浸亂而不自覺若謂氣惡則理亦惡若謂理善則氣亦善蓋氣卽理之氣理卽氣之理身得謂理純一善而氣質偏有惡哉譬之目矣睚眦睛氣質也其中光明能見物者性也將謂光明之理專視正色睚眦睛乃視邪色乎余謂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睚眦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祇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視卽目之性善其視之也則情之善其視之詳略遠近則才之強弱皆不可以

惡言蓋詳且遠者固善卽略且近亦第善不精耳惡於何加惟  
因有邪色引動障蔽其明然後有淫視而惡始名焉然其爲之  
引動者性之咎乎氣質之咎乎若歸咎於氣質是必無此目而  
後可全目之性矣非釋氏六賊之說而何

駁氣質性惡  
以下存性編

朱子原亦識性但爲佛氏所染爲世人惡習所混若無程張氣  
質之論當必求性情才及引蔽習染之分界而性情才之皆善  
與惡之所從來判然矣惟先儒旣開此論遂以惡歸氣質而求  
變化之豈不思氣質卽二氣四德所結聚者烏得謂之惡其惡  
者引蔽習染也惟如孔門求仁孟子存心養性則明吾性之善  
而耳目口鼻皆奉令而盡職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中庸曰尊  
德性旣尊且明則無所不照當惻隱者卽惻隱當羞惡者卽羞  
惡仁不足以恃者卽以義濟之義不足以恃者卽以仁濟之或

用三德竝濟一德或行一德兼成四德當視卽視當聽卽聽不當卽否使氣質皆如其天則之正邪色淫聲自不得引蔽又何習染之足患乎六行乃吾性設施六藝乃吾性材具九容乃吾性發見九德乃吾性成就制禮作樂變理陰陽裁成天地乃吾性舒張萬物咸若地平天成乃吾性全量故謂變化氣質爲養性之效則可如德潤身晬面盎背施於四體之類是也謂變化氣質之惡以復性則不可以其問罪於兵而責染於絲也知此則宋儒之言理氣皆不親切惟吾友張石卿曰性卽是氣質之性堯舜氣質卽有堯舜之性愚賤氣質卽有愚賤之性而究不可謂性有惡其言甚是但又云愚賤決不能爲堯舜則誣矣吾未得與之辯明而石卿物故深可惜也

明明德

程朱因孟子嘗借水喻性故亦借水喻者甚多但主意不同所

以將孟子語皆費牽合來就已說今卽就水明之則有目者可  
其見有心者可其解矣程子云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  
爲水此非正以善惡雖不同不可以惡者不爲性乎非正以惡  
爲氣質之性乎請問濁是水之氣質否吾恐激激淵湛者水之  
氣質其濁之者乃稊入水性本無之土正猶吾言性之有引蔽  
習染也其濁之有遠近多少正猶引蔽習染之有輕重淺深也  
若謂濁是水之氣質則濁水有氣質清水無氣質矣如之何其

可也

借水  
喻性

中者性善也見當愛之物而情之惻隱能直及之是性之仁其  
能惻隱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斷之物而羞惡能直及之是性之  
義其能羞惡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敬之物而辭讓能直及之是  
性之禮其能辭讓以及物者才也見當辨之物而是非能直及

之是性之智其能是非以及物者才也不惟聖賢與道爲一雖  
常人率性亦皆如此更無惡之可言故孟子曰性善乃若其情  
可以爲善若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及世味紛乘貞邪不一惟聖  
人秉有全德順應而不失其則下此者財色誘於外引而之左  
則蔽其當變而不見變其所不當變而貪營之剛惡出焉私小  
據於己引而之右則蔽其當變而不見變其所不當變而鄙吝  
之柔惡出焉以至羞惡被引而爲侮奪殘忍辭讓被引而爲僞  
飾諂媚是非被引而爲姦邪小慧種種之惡所從來也然種種  
之惡非其不學之能不慮之知必且進退齟齬良心時見不純  
爲貪營鄙吝諸惡也猶未與財色等相習而染也斯時也惟賢  
士豪傑易知過而自反下此者則引愈頻而蔽愈遠習漸久而  
染漸深以至成其貪營鄙吝而所性之仁不可知矣成其侮奪

殘忍而所性之義不可知矣成其偽飾諂媚與夫姦邪小慧而  
所性之禮智俱不可知矣烏呼禘始引蔽成於習染以耳目口  
鼻四支百骸可爲聖人之身竟呼之曰禽獸猶素幣而汙爲黑  
赤也而豈其材之本然哉然色之汙者雖故質尙在而驟不能  
復素人則極凶大慙本性自枉止視反不反力不力之間耳蠶  
一吏婦淫奢無度已踰四旬疑其習與性成矣丁亥城陷產失  
歸田樸素勤儉一如農家乃知繫蹠囹圄數年而出之孔子之  
堂又數年亦可復善吾故曰不惟有生之初不可謂氣質有惡  
卽習染極凶之餘亦不可謂氣質有惡也此孟子夜氣之論所  
以有功於天下後世也程朱未識此意而甚稱夜氣之說則亦  
依希之見而已矣

性說

吾之論引蔽習染也姑以仁之一端觀之性之未發則仁旣發

則惻隱順其自然而出父母則愛之次有兄弟又次有夫妻子孫則愛之又次有宗族戚黨鄉里朋友則愛之其愛兄弟夫妻子孫視父母有別矣愛宗族戚黨鄉里視兄弟夫妻子孫又有別矣至於愛百姓又別愛鳥獸草木又別矣此乃天地間自然有此倫類自然有此仁自然有此差等不由人造作不由人意見推之義禮智無不皆然故曰盈天地間一性善也故曰無性外之物也但氣質偏駁者易流見妻子可愛反以愛父母者愛之父母反不愛焉見鳥獸草木可愛反以愛人者愛之人反不愛焉是謂貪營鄙吝以至貪所愛而弑父弑君吝所愛而殺身喪國皆非其愛之罪誤愛之罪也又不特不仁而已也至於愛不獲宜而爲不義愛無節文而爲無禮愛昏其明而爲不智皆一誤爲之也固非仁之罪也亦豈惻隱之罪哉使篤愛於父母

則愛妻子非惡也使篤愛於人則愛物非惡也如火烹炮水滋潤刀殺賊何咎或火灼人水溺人刀殺人非火水刀之罪也亦非其熱寒利之罪也手持他人物足行不正涂非手足之罪也亦非持行之罪也耳聽邪聲目視邪色非耳目之罪也亦非視聽之罪也皆誤也皆誤用其情也誤始惡不誤不惡也引蔽始誤不引蔽不惡也習染始終誤不習染不終誤也去其引蔽習染者則猶是愛之情也猶是愛之才也猶是用愛之人之氣質也而惻隱其所當惻隱仁之性復矣義禮智猶是也故曰率性之謂道也故曰道不遠人也程朱惟見性善不真反以氣質爲有惡而求變化之是戕賊人以爲仁義遠人以爲道矣然則氣質偏駁者欲使私欲不能引染如之何惟在明明德而已存養省察摩厲乎詩書之中涵濡乎禮樂之場周孔教人之成法固

在也自治以此治人卽以此使天下相習於善而預遠其引蔽  
習染所謂以人治人也二

仁之勝者愛用事其事亦有別矣如士庶人卿大夫諸侯天子  
之愛親見諸孝經者仁之中也有大夫而奉親如士庶者不及  
士庶如大夫之奉親者過而未失乎發之之正也吾故曰不中  
節亦非惡也惟有父母而懷甘旨入私室則惡矣若甘旨進父  
母何惡有妻媵而辱恩情於匪配則惡矣若恩情施妻媵何惡  
故吾嘗言明德明而引蔽自不乘故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  
者不能奪也全體者爲全體之聖賢偏勝者爲偏至之聖賢下  
至椿津之友恭牛弘之寬恕皆不可謂非一節之聖宋儒乃以  
偏爲惡不知偏不引蔽偏亦善也或疑仁勝而無義則泛濫失  
宜將愛父母如路人對盜賊而歛歔豈不成其不宜之惡乎仁

勝而無禮則節文不敷將同人道於犬馬踰東家樓處子豈不  
成其不檢之惡乎仁勝而不智則可否無辨將從井救人莫知  
子惡豈不成其迷惑之惡乎子以爲此必不知性者之言也夫  
性則必如吾前仁之一端之說斷無天性之仁而有視父母路  
人者蓋本性之仁必寓有義禮智四德不相離也但不盡如聖  
人之全相濟如攜耳試觀天下雖甚懦夫不能無所羞惡無所  
辭讓無所是非但不如聖人之大中相濟適當耳其有愛父母  
同路人對盜賊而欲歔者必其有所引蔽習染而非赤子之仁  
也義禮智猶是也孰觀孟子而盡其意納觀赤子而得其情則  
孔孟之性旨明而心性非精氣質非粗不惟氣質非吾性之繫  
而且舍氣質無以存養心性則吾所謂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  
藝之學是也是明明德之學也卽謂爲變化氣質之功亦無不

可有志者實以是爲學爲教斯孔門之博文約禮孟子之存心  
養性乃再見於今日矣三

朱子曰孟子道性善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

此語可詫性善二字如何分輕重誰說是對言若必分輕重則  
孟子時人競言性但不知性善耳孟子道之之意似更重善字  
朱子述伊川曰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  
而七情出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情旣熾句是歸罪於情矣非王子曰程子之言似不非熾便是  
惡子曰孝子之情淡忠臣之情盛熾亦何惡賢者又惑於莊周  
矣

又曰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眞妄特決於有節與  
無節中節與無中節之間耳

以不中節爲非亦可但以爲惡妄則不可彼忠臣義士不中節者豈少哉

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嘗不善至於物至知誘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也

此段精確句句不紊而乃他處多亂何也以此知朱子識詣之高而未免惑於他人之見耳 按朱子此段是因樂記語而釋之可見漢儒見道猶勝宋儒

張南軒答人曰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

玩程子云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蓋以易繼善句作已落人身言謂落人身便不是性耳夫性字從心生正指人生以

後而言若人生而靜以上則天道矣何以謂之性哉

程子曰韓退之說叔向之母間揚會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噫楚越椒始生而知其必滅若敖晉揚會我始生而知其必滅羊舌是後世言性惡者以爲明證者也亦言氣質之惡者以爲定案者也試問二子方生其心欲弑父與君乎欲亂倫敗類乎吾知其不然也子文向母不過察聲容之不平而知其氣稟之甚偏他日易於爲惡耳今卽氣稟偏而卽命之曰惡是指刀而坐以殺人也庸知刀之能利用殺賊乎程子云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可爲善論而惜乎不知氣無惡也

朱子曰孔孟言性之異略而論之則夫子襍乎氣質而言之

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禱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

愚謂識得孔孟言性原不異，方可與言性。孟子明言爲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又曰：形色天性也，何嘗專言理？況曰性善，謂知愚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嘗言全無差等。觀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將生安學，利困勉，無不在內。非言當前皆與堯舜同也。宋儒強命之曰：孟子專以理言，冤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之相近，如真金輕重多寡，雖不同，其爲金俱相若也。惟其有等差，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將天下聖賢豪傑，常人不一之質，性皆於性相近一言括之。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將世人引蔽習染，好色好貨，以至弑君弑父，無窮之罪惡，皆於習相遠一句括之。故曰：非才之罪，非天

之降才爾殊孔孟之旨一也昔太甲顛覆典刑如程朱作阿衡必將曰此氣質之惡而伊尹則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大約孔孟而前責之習使人去其所本無程朱以後責之氣使人憎其所本有是以人多以氣質自諉竟有山河易改本性難移之謔矣其誤世豈淺哉

此理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

以聖人所罕言而諄諄言之至於何年習數何年習禮何年學樂周孔日與天下共見者而反後之便是禪宗

邵浩問曰趙書記嘗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云孟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初不曾

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纔說相近須有兩樣

善哉書記勿性真確朱子不如大舜舍己從人矣殊不愆夫子言相近正謂善相近也若有惡則如黑白冰炭何近之有

問氣質之說起自何人曰此起於程張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

程張隱爲佛氏所惑又不解惡人所從來之故遂杜撰氣質一說誣吾心性而乃謂有功聖門有補來學誤甚

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

玩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語則程子本意亦未嘗謂氣質之性有惡但其所謂善惡者猶言偏全純駁清濁厚薄耳但不宜輕出一惡字馴至有氣質惡爲吾性害之說立言可不